

继《加勒比海盗》
第一部中国海盗传奇故事

舜 明◎著



粉红色沙滩

FENHONGSE SHAT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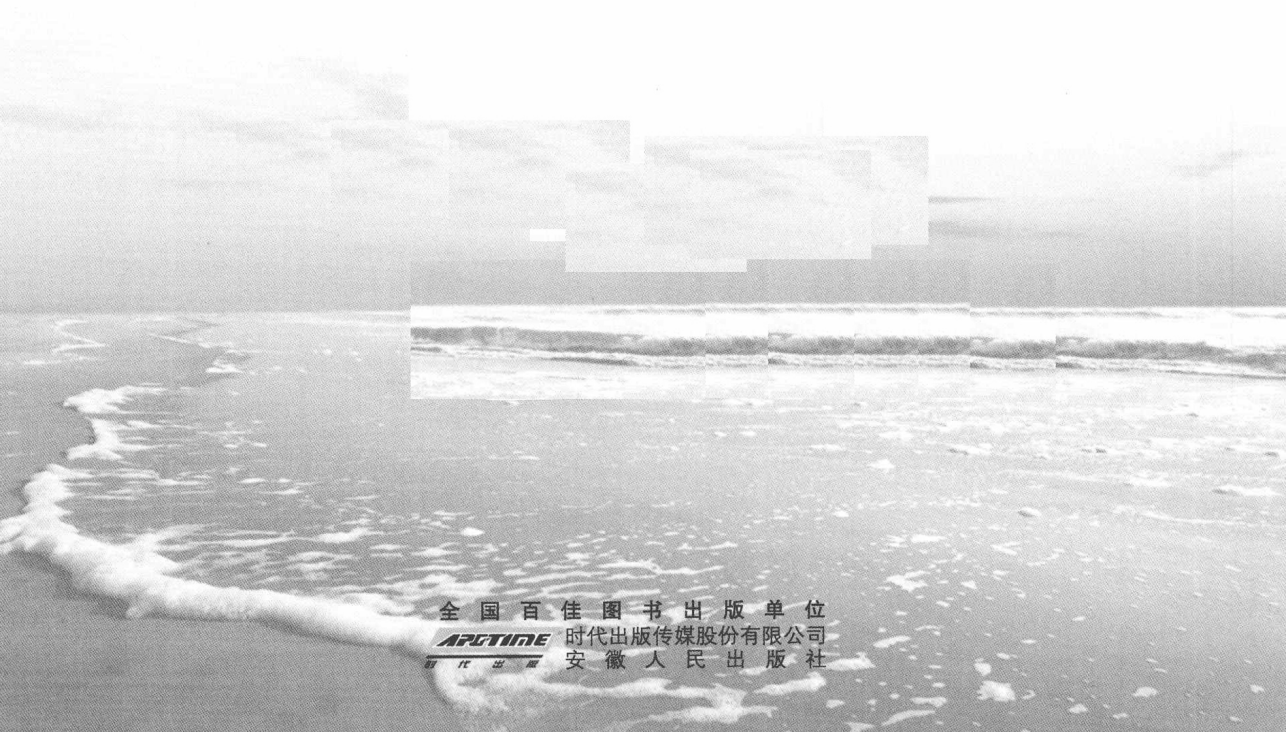
继《加勒比海盗》
第一部中国海盗传奇故事



粉红色沙滩

FENHONGSE SHATAN

舜 明◎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红色沙滩/舜明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212-04248-6

I. ①粉… II. ①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0813 号

粉 红 色 沙 滩

舜 明 著

出 版 人:胡正义

责任编辑:王世超

封面设计:宋文岚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230071

营销部电话:0551-3533258 0551-3533292(传真)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170×243 1/16 印张:14 字数:210 千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212-04248-6 定价: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引言

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有一座造型别致的海豚纪念碑，上书“天才领航员杰克”。

一八七一年的某一天，帆船“布里尼尔”号航行至新西兰科克海峡，因天气突变，被困于“死亡之峡”整整一天，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处于绝望中的船长无力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祈求天主保佑。突然，一道银色的弧光令他眼睛一亮，一只海豚从船前暴虐的惊涛中高高跃起，并不时回首盼望，仿佛在说：“请放心，朋友，我知道怎样冲出迷途，摆脱死神。”船长像在夜航中看见灯塔，不假思索就下令紧随海豚前进。大海豚七拐八转，终于把“布里尼尔”号领出了恐怖之地。

从此，奇迹出现了。这只银灰色的海豚始终徘徊在海峡附近，年复一年地为过往船只领航。每逢有船来到，它总是跃出水面，摇着尾鳍表示欢迎，然后绕暗礁、躲湍流，使船只摆脱危难。船员们亲切地称它为“领航员杰克”。

一九一二年，“杰克”结束了四十年如一日的义务领航员生涯，悄然逝去。新西兰人怀着依恋之情潜水找到“杰克”的遗体，并在“杰克”身上覆盖了国旗，随后为它举行葬礼，以后又为它精雕了铜像。

古代希腊曾经流传一个海豚搭救溺水者的故事。

有一次希腊著名的抒情诗人和音乐家阿莱昂应邀参加由一位意大利富商举办的音乐大赛，结果赢得了巨额奖金。他携带这笔财富乘船返回希腊科林斯，不料途中却引起船员们眼红，欲将他杀害。临死之前，阿莱昂要求再能演奏一曲。不成想，美妙的音乐引来了一大群

海豚，阿莱昂纵身跳入海中，其中一只健硕的海豚将他负在身上，游至安全的地方。阿莱昂因此脱险。

很久很久以前，天神之子违犯神界禁忌，与凡界少女相恋，不见容于神界与凡界。两人走遍天涯海角，竟寻不到容身之处，只有住在森林最深处的精灵女王同情他们的处境，送给这对恋人一对灵性的铜戒，这对铜戒保护他们安然渡海。然而，嫉妒之神发现了铜戒的秘密，一把取走，扔进海里。失去铜戒庇护的恋人也因此被大浪冲散。即使如此，他们仍全力搜寻彼此的身影。黎明将至，眼看两人就要化为泡沫。

这段爱情感动了善良的海豚，在晨曦将现的刹那，它衔着铜戒跃出海面，让这对恋人重新拥有精灵女王的祝福得以长相厮守。就在第一道曙光照在白色沙滩的瞬间，整片沙滩顿成幸福的粉红色，而海豚也一跃飞上天空，幻化成为守护爱情的海豚座。

以后每年初秋，在海豚座现身星空的黎明之际，这片沙滩就闪着粉红色的光。静心倾听，仿佛能听到海豚在唱歌；眺望远方，依稀能看到海豚正衔着铜戒而来……

从此，海豚便成了爱情的守护神！



目 录

第一章 告别铺子湾 001



生计的追迫,老实巴结的渔民徐久龄谢绝众乡邻的挽留,告别余海、木匠婆婆,无奈带上养女冬妮离开铺子湾,去寻找能让他们求得温饱的渔场

第二章 勇闯印子海 009



“冬妮,喊起来!”爷爷喊着。“是,爷爷!”十五岁的冬妮应和着。“一,二,三啦!向前划啊!”喊着,划着,八天苦撑,九死一生,波浪滔天印子海逐渐被甩在身后

第三章 遭遇海盗船 024



海豚可引爷俩躲天灾,却无法避人祸。“海龄”号刚驶入风平浪静的椰子湾,迎接他们的不单是飞翔的海鸥,还有横霸一方的海盗船

第四章 苟活燕砂岛 038



年轻时被捆上过海盗船的徐久龄,带着冬妮“被生活”在海盗老巢燕砂岛上。冬妮被“小头目”强暴。海盗军师“麻爷”安抚和举荐徐久龄

第五章 张网椰子洋 054



徐久龄的善性在海盗团伙中滋漫——他要施展“头领”才华,领着弟兄们张网椰子洋,开始稀释“海盗血液”。冬妮万难产下被强暴的“孽种”

第六章 邂逅仙人洞 068



苍天有眼!貌美练达、温柔贤惠的冬妮,不仅嫁于爱慕自己已久的戥五,还在人迹罕至的仙人洞中找到十五年未能见且喊过一声“爹、妈”的亲生父母

第七章 人主海盗帮 077



善德结果实——海盗大当家的戥海把权杖交给徐久龄便撒手人寰。盘龙角的龙王殿自此迎来它的新主人。张网捕鱼,贩卖瀛州城,成为海盗生活的主旋律



第八章 密助铺子湾 092

有恩必报真君子。面对戡海生前 30 年积累下的巨大财宝，徐久龄要资助铺子湾木匠婆婆等穷苦人家，麻爷积极响应此议，且为他找到情爱归宿。资助由戡大走访、定亲于铺子湾秘密完成



第九章 缘定龙岩寺 113

麻爷以戡大表舅身份赴铺子湾送定亲“四色礼”。其间周旋海王堂富商严文豪，巧遇龙岩寺布袋和尚。五更天动身，日上三竿赶至寺庙烧香。妙慧法师的点化，令军师心里直呼“神人”



第十章 置业瀛州城 126

老僧谆谆教诲，坚定置业瀛州。绕开官府视线，“福地门”商铺呈现在百姓面前，各路老板亦风趋般前来洽谈生意。“和气生财，薄利多销”，日见气候



第十一章 用计风婆湾 140

往来货船被小海盜“乾坤帮”盯上。金虎领命，以“飞龙”号做诱饵，备足火器驶往风婆湾。巧施计谋，一举拿下劫财心切的“乾坤帮”，童话般的海豚湾成了“海葬”他们的场所



第十二章 收编角子门 153

谢天成愤恨遭遇，暗中勾结角子门另一股海盜势力，要尽手腕，意欲武力取代徐久龄。麻爷洞若观火，沉着布置，安插眼线。三船齐进，在血肉横飞中夺取火龙岛，收编投城弟兄



第十三章 定居燕砂岛 166

进入鼎盛状的盘龙角主人开始海盜脱胎换骨的谋划——修建民房，让弟兄们走出洞穴，开始平常百姓一样的生活。冬妮生下真正爱情结晶——七斤重的女娃



第十四章 血染印子海 180

青莲姑娘为色相所诱，无意间抖露了瀛州城的秘密。在官府察觉之前，徐久龄偷梁换柱，撤走城中所有弟兄。官府重兵追击，血战几乎双亡。徐久龄更伤悲的是麻爷战死



第十五章 皈依龙岩寺 200

官府欲斩草除根，组织强大水师进攻盘龙角。徐久龄以打鱼知识，利用复杂水道和多变水势，以百十号人和三船之力，战胜水师。最终盘龙角划归瀛州府管辖；最终徐久龄归隐龙岩寺



第一章

告别铺子湾

“是住在自己小屋最后一个晚上了！”冬妮这样想。

这小屋从外观上看实在太寒酸。四面墙壁是用夹杂着贝壳的石块垒砌的，屋顶也是就地取材，刈割山毛榉草苫蔽的。唯一东向采光的窗户是用一口没底的瓮罐镶嵌而成。门是南向开的，门板看上去五颜六色，似乎告诉人们，这扇门是屋主人经过很长时间收集，今天一块破船板、明天一杆废桨橹，拼凑起来的。

小屋内的家当很简单，看上去显得破旧但却整洁，处处透视着屋主人的心灵手巧与细致入微，也展示了屋主人虽然贫穷，可始终热爱生活，期盼着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

冬妮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知道，睡在帘布那边的爷爷此时也难入眠。已经连续一个月零九天没有打到像样的鱼了，借人家的债在一天天涨，该交纳的海王钱一天天增多。爷爷再三乞告能不能往后那个十天半月，可鱼铺子上海王堂的管家捋捋衣袖说，“上九叔，您老就行行好，换个地方发财，把您那小茅屋腾出来，给海王堂的铺子上存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您的海王钱也免了，我的吃饭碗也保住了，您说是不？”爷爷只有一条路了——闯印子海。

冬妮的眼中，爷爷再苦再累也总是乐呵呵的。由于经年累月的使用，而又无钱修补，徐九龄“海龄号”上的鱼网已经破烂不堪，很难网住鱼。一天海上的劳碌，傍晚返航时几乎没有捕捞到什么，冬妮总显得十分的伤感，打不起精神。爷爷这时就逗她说：“海王子可不愿意娶个生气包婆姨哦。”冬妮听到爷爷狡黠的取笑，又总是转忧为喜。

今天傍晚,爷爷去到欠债人家,都是一样的穷人,也宽余不了多少,坚持给人家立了字据,按了手印,答应带冬妮闯印子海回来后,所欠债加倍偿还。在海上一道早出晚归数十年,老兄弟的情谊难分难舍,说到闯印子海,大家不免暗暗流泪,这么多年了,度不下日子去闯印子海的没一个回头的。立了字据,穷乡邻们也没指望上九叔能还上账,这命尚悬着呢!离开时,几家主妇不是包几块杂粮面饼子,就是系几条末等次不能抵海王钱的咸鱼片,塞在上九叔手中,嗫嚅着,眼神分明在说:还能见面磕碰几句家常吗?

爷爷年轻时就闯过印子海。三十多年前的一天,一帮海盗趁天擦亮之际,洗劫了铺子湾码头几户有钱人家,临走时绑了爷爷上船。那时的爷爷单身一人,寄居在铺子上鱼行市里,年轻力壮,海盗打算绑了爷爷入伙。海盗航行至印子海,突然大雾弥漫,周边的石崖群岛一下子“躲藏”起来,航道波诡云谲。无风三尺浪,偌大的海盗船好像驶进了巨兽的嘴巴,隐约闪现的嶙峋怪石如同张开大嘴爆突的牙齿。早已听说过印子海恐怖故事的爷爷,此时心拎到了嗓子眼,睁大了眼睛在漫天迷雾中搜索,寻思着跳海逃跑,可又提不起胆量。只听海盗大头目高声叫喊:“放下锚砣!扯下帆缆!”船前船尾的小海盗应声忙碌起来。一般航船只有船尾或船首有一个抓海铁锚,可这艘海盗船前后及船左右两舷共有四个铁锚砣。转瞬间全部启动,哗啦啦探到海底,稳住船身,静待不动。约莫半炷香工夫,迷雾就像鬼影似的卷袖掩退。

云开雾散之后,阳光明媚,海水碧蓝。船前平静的海面上跃起一条条海豚,银白色的弧线划过瓦蓝的天空。海盗船在海豚的引领下,穿梭在暗礁遍布的印子海。爷爷看到眼前的一幕,无法相信作恶多端、十杀不赦的海盗,竟然得到聪明善良的海豚的眷顾。原来人们传说的海盗过印子海是魔咒护佑、鬼神相助,均是海盗们添油加醋的怪诞之说,目的是为海盗的不义之举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好掩盖他们的罪恶行径。

“爷爷,睡着了吗?”冬妮睡不着。

正在回忆往事的徐九龄被冬妮的招呼打断,定了定神,说:“冬妮,睡吧。明儿一大早出海,睡足了,有精神看海豚姑娘。”

“海豚真能为我们带路吗?”冬妮疑惑地问。

“怎么,连爷爷的话也不信吗?”徐九龄反问冬妮。

“信!我和爷爷一定能闯过印子海,到那八万里洋面上,捕到好多的黄花



鱼,让海王堂的人眼睛滴血,嘴巴馋死。”冬妮兴奋地说。

“海豚是印子海的精灵,为过往船只引路,也会为我们领航,把我们带到满是黄花鱼的椰子洋面上。爷爷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鱼,捕呀捕呀,桅杆上挂满了鱼片,船舱堆满了鱼干。”徐九龄像是给冬妮描绘未来的生活蓝图,又像是自言自语,自我安慰。

“回到铺子湾卖了鱼,换好多好多的银子,把铺子上的海王钱还上,把欠老余叔的玉米棒棒用白面还上。还有木匠婆婆、四水哥家的,上等的黄鱼干还给他们,他们一定高兴。准说爷爷是铺子湾最有能耐的人。”冬妮激动起来。

“盖上三间漂亮的房子,为冬妮扯几尺印着梅花瓣瓣的花布,做一套铺子湾最最好看的衣服。小影儿到哪,都叫男娃娃们掉魂。”徐九龄也开心地逗乐。

“爷爷,羞死人了。”冬妮假装生气地说。

“好了,爷爷不说了。好闺女,闭上眼睛睡吧。”徐九龄说。

爷儿俩在穷困中带着美好的梦想沉沉入睡。

冬妮在梦中步入一片粉红色沙滩,光着脚在沙滩上漫步,穿着印有梅花瓣瓣的花布衣裳,开心的笑容像盛开的梅花,身后漂亮的青砖墙红瓦顶的房子在翠竹林中隐约可见。爷爷在海边编织鱼网,海鸥在身边飞来飞去,海里的海豚在嬉戏。

忽然,一条漂亮的海豚变成一个楚楚少年,从海里走来,手中捧着一串碧蓝色的珍珠项链,款步来到冬妮的身旁,身后跟着一群虾兵蟹将,手拿刀戟,俨然王子的卫队。少年把项链戴到冬妮的颈脖上,双目饱含柔情,那温暖的眼神仿佛浩瀚的海洋,包裹了冬妮。王子充满磁性的嘴唇吻着冬妮的脸、眼睛,轻轻地含起她的双唇,吮吸着;热热的舌尖透过冬妮的齿缝,搜寻着。一股热浪流遍全身,心跳加速,冬妮感到呼吸困难,胸部被挤压、闷胀,隐隐作痛,肌肉一阵阵紧张,两腿紧紧交织在一起,只感到体内有一股力量要冲出来。倏忽间,一阵热流从下身喷出,无比兴奋、紧张,甚至是经历痛苦煎熬的冬妮,一下子放松下来,随即,周身大汗淋漓。

冬妮醒来了,紧紧抓着被角的双手慢慢松开——一场梦,似乎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冬妮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好像刹那间什么都变了,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每天睁眼就看到屋顶那可爱的小蜘蛛网,今天也变样儿,缺少了



些什么,可揉揉眼睛仔细看看,也没觉得有什么两样。冬妮侧侧身,腰酸酸的,昨天胀胀的小腹轻松了许多。但大腿间却黏黏的,又湿湿的。冬妮用手去摸了摸,不好,尿床了。冬妮寻思着,赶紧把手缩了回来,放到鼻尖嗅了嗅,没有尿臊味,却有股血腥味。

“血!”冬妮失口叫了起来,“爷爷,我流血了!”

可天没亮就在收拾东西的爷爷,这会儿正在往船上搬运箱箱罐罐。虽然家里没一样值钱的物件,但丢了哪样也心痛。爷爷把家当拾掇妥当,用缆绳捆绑周停,推了推,觉得很牢实,直起腰拍了拍手,眼角漾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神情。现在就剩下冬妮的床铺了,等冬妮睡醒了搬运也不迟。闯印子海,可费力呢。冬妮满算也才十五岁,单薄的身子,弄不好可要生病呢,穷人家可生不起病。想着这些,爷爷顺着一条碎石铺砌的小道,来到小屋门前。

只听到熟悉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木匠婆婆,这大早就来送行?”徐九龄心里嘀咕。

徐九龄刚要推门进屋,木匠婆婆赶紧从门里把他挤到门外,“上九叔,你现在不能进屋。”木匠婆婆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说。

“出什么事了?”徐九龄突然紧张起来。

“没事的,冬妮来那个了。姑娘家家的,都有这么一回。”木匠婆婆安慰徐九龄说,“经历这一遭啊,姑娘可就长大了。你这当爷爷的,往后可得记心点,注意点人前背后啊。”木匠婆婆说完,转身又进了小屋。

徐九龄大清早在海边准备出海的行李,冬妮带着紧张而又哭泣的叫声,传到木匠婆婆耳朵,让木匠婆婆很是慌乱,以为冬妮出什么事了,三脚两步就来到冬妮的床前。掀开冬妮的被褥,一看全明白了——冬妮长大了,找到婆家便可做妈妈了。

“冬妮,甬喊了。”木匠婆婆俯下身来,用衣襟擦去冬妮的泪水,又从怀里掏出条布巾把冬妮的手擦干净,放进被子里。

“你这是来月子啦。”木匠婆婆用温和的话语给冬妮说着,“做女人啊,都要经历这么一回,是迟早的事。这来了呢紧张害怕的,若要老是不来呢更紧张害怕的,这就叫来了怕,不来啊也怕。”

“你躺着别动,我回家给你烧点热水,顺便把你月香姐用的护带给拿来,好往后预备着。”木匠婆婆安慰一下冬妮,就转身回到自己家。烧好热水,又赶紧把女儿月香的护带找出来,提着盆,拎着水壶返回徐九龄的小屋。

木匠婆婆小心地给冬妮擦洗干净,反复告诉冬妮,打往后每个月都会来一次,今后自个儿遇着不要紧张,女人都是这样。

月香从海边回来听说冬妮的事,也过来问问有啥事要帮忙的。木匠婆婆嘱咐月香陪陪冬妮,把自个儿的法子细细地说给冬妮听。自己走到门外,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拎着木盆,腕上搭着布巾。看看徐九龄,脸上挂着几分担心,说:“上九叔,你到我家坐坐,有几句话儿我得给你说说。”

此时,东方海面与天空交接处出现了一条细长的鱼肚色。慢慢的,鱼肚色渐渐地扩大,由细长而扇形向黛青的天空延伸,东方的天空亮堂起来,闪烁的星星慢慢隐去。渐渐的,天空又呈现出了淡红色,红色……万道金光仿佛从大海深处射向天空,天上的云朵也随之由白色、灰白色变成了淡红色、金红色,在霞光的映射和海风的吹动下,一大片金色的绚丽夺目的彩霞飞腾了起来。铺子湾从沉睡中苏醒过来,被镀上一层金色。鱼行市里,夜晚出海打鱼,刚刚回来的渔民正在搬运一篓篓鱼虾,早早来到鱼行铺子的小贩们不停地吆喝。

此时,海面与天空交接处出现了一点红边,红边慢慢地向上拱起,露出了小半圆、半圆——太阳出来了。清晨,太阳射出的光线是红色的、柔和的,映照着海面上三三两两船只。每艘船都牵挂着一户人家,男人们出夜海,女人们一夜无眠,丁点儿风声都很紧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又担心男人们一夜辛苦,靠岸的船舱又总是让希望落空。

大半圆的鲜红太阳猛地向上一跳,一轮红日跃出了海面。开始,太阳的顶上似乎有着无形的压力,压得太阳微微有点椭圆。这个椭圆在生长,转眼间蓦然腾空,像断了线的大红火球,接着云霞逐渐隐没,顿见万丈光芒四射,一直从天边延伸到木匠婆婆和徐九龄的眼前,并随着大海那微微泛动的波浪摇摇晃晃,闪闪发亮。一群群海鸥从远处飞过来,飞到铺子湾海面上觅食。它们盘旋、俯冲、伸爪、上升,然后带着食物朝远方飞去。身影是那么悠然,那么轻盈,那么快乐。

在铺子湾海边生活了大半辈子,徐九龄从来没有这般细致地在岸边观看日出,也从来没有这般切实的感受。原来自己家乡的日出是如此美丽!太阳公公从不因为铺子湾贫穷,而不把自己的温暖和光芒送给铺子湾,也不因为铺子破旧而不赶走黑暗,依然给铺子湾送来黎明。太阳公公是一样眷顾铺子湾的。



“冬妮这孩子命苦，打小娘老子闯印子海就死活没回头，今儿又要跟你上九叔去闯鬼门关。可怜今儿不是时候，这当口又来了月子。来月子可受不着凉，寒了身子会落下毛病。”木匠婆婆絮叨着，不停地用衣角揩泪水。

徐九龄脸色沉重，默默无语。

“话又说回来，这来得早或许是幸事，要不到了海上，可就苦了娃啦。你快一辈子没有伺候过女人，冬妮又爷爷长爷爷短叫着，隔代亲啊，往后可得避让点啊。”木匠婆婆提醒地说。

木匠婆婆，这是铺子湾儿老少爷们亲切的称呼，其实她也就四十来岁。平时总是热心肠，哪家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说“还不快点叫你木匠婆婆”。

四水卸完了鱼，急急忙忙来到冬妮家。月香姐正在帮冬妮收拾铺盖，见四水进来，看了一眼冬妮，扯着四水的衣襟走出门。四水得知情况后，快步向木匠婆婆家走去。那急切的步子差不多就算在跑了，好像前面有什么大事要发生，等着他去力挽狂澜。

一脚踏进门，气喘吁吁，四水显得紧张而又无措。定下神来，看见上九叔和木匠婆婆坐在门堂间两张矮凳子上。平常看起来高大结实、硬朗有趣的上九叔，此时显得很萎缩，似乎一个早晨就衰退了许多，平时总是乐呵呵的神情荡然无存，满脸的心思。

“上九叔，要不就不去闯印子海了。我给阿大阿妈说说，我们日子过紧点，我再去大海哥、二秃家求求情，看能不能凑个数，把海王堂的印子钱给还上。”四水说着，眼泪就哗哗流淌起来。

“我以后勤快点，多划几桨，专跑那没下过网的洋面放线，一定多捞几条黄花鱼，保证不让您爷俩饿着。”四水泪眼模糊，话语充满了祈求。

冬妮走了进来，月香姐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冬妮的铺盖卷。

徐九龄站了起来，两眼看着冬妮。冬妮向徐九龄很劲地点点头。这爷儿俩在众人目光中完成了最后的决定。

“她婶，”徐九龄转身对着木匠婆婆平静而又坚定地说，“在铺子湾我徐九龄活了五十来岁了，经历过倭寇杀人放火；从海盗窝里逃生；让旋风划拉到鬼谷屿四、五天粒米未进，几乎断了活的念头；和狗日的海王堂主论过理，被绑在阎王柱上烤日头。”又转向冬妮，继续说，“这么多沟坎浪尖我都闯过来了，我就不信，这宽大的洋面就没我爷俩的活路。”

徐九龄镇定了下稍稍激动的情绪，继续说，“眼下光景谁家也不宽余，这

会儿连累邻里，伸手吃喝，我能咽得下去吗？”说着，走到冬妮跟前，将冬妮搂在怀里，泪珠滴落在冬妮的肩膀上。

“冬妮，告诉爷爷，你怕吗？”徐九龄问冬妮。

冬妮从爷爷怀里挣脱出来，坚定地说：“爷爷！我不怕，印子海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就算有吃人的魔王，我也敢过。”说着来到木匠婆婆跟前，依依不舍地说：“婆婆，我一岁上阿爸阿妈就把我寄托给爷爷，十五年了，我没见过阿爸阿妈，也不记得他们什么样，只记得爷爷、婆婆，还有四水哥、大海哥。是你们养了我，我冬妮就是婆婆的亲生女儿，就是四水哥、大海哥的亲妹妹。只要我和爷爷能活着回铺子湾，我一定报答你们。”

海王堂的管家已经来到门口，人未进门就先吆喝，“上九叔，您老得把这手印按了，说明您那小屋是抵了欠债的。不然说出去这铺子上还以为我们海王堂占了您的房子。”说话间，管家拿张字据走到徐九龄面前，打开印盒，“上九叔，您老请。”

徐九龄毅然决然地在字据上摁了手印。从月香手中接过铺盖，牵着冬妮的手大踏步地向海边走去。

老余叔在船边捣腾着什么。转身看见徐九龄和冬妮，还有一大帮送行的邻居。从海水里来到岸上，拉紧徐九龄的手，又指指船，说：“老伙计，您要走啦。我没什么帮衬您的，都说印子海风大浪高，怪石暗礁遍布，时不时又浓雾锁天，三尺外不见人影。铺子湾活不下去走印子海的也有十多帮了，都没看见回头，只有你徐九龄命大，硬是从海阎王鼻尖上蹦了回来。那年月你是孤家寡人，今儿你带着冬妮，可不比从前，还是小心谨慎点好，多预备点抗风浪绳索、石锚，把干粮裹紧实。喝的水我都查验过了，皮囊封口也把稳，不会渗漏。你爷俩在海上半月生活够了。”

“老余叔，你这般年纪大清早在水里泡，当心老寒腿啊。”徐九龄握住老余叔的粗糙大手，用力抖了抖，说：“徐九龄时运不济，受人之托不能养活冬妮，得乡邻厚爱却无以回报。只要老天有眼，海龙王吝惜，我徐九龄就一定回来，报答乡亲们的深情厚谊。”

徐九龄说完转身向送行的人群一拱手，拉着冬妮跳上船。

铺子湾的海水今天出奇的平静，习习的晨风吹拂着人们的脸庞，细细的波浪缠绕在“海龄”号船儿四周。“海龄”号帆篷高举，迎着朝阳，徐徐驶离岸边。

海龄号渐行渐远，消失在海天汇接处。



第二章

勇闯印子海

但凡出海远航,这时令要算的准。

祖祖辈辈在海上行船,风里来浪里去,徐九龄已经摸透了大海的脾气。太阳毒辣辣的夏季,海水滚烫,东南方刮来的风猛得很,打着旋,海水被抬到天上,有时被风送到几十里外的凤凰坡,倾注而下,偶尔还有鲜活的鱼虾在地上蹦跳。夏天出海是在风洞洞里讨生活,没有海龙王庇佑,再能耐的船老大都会葬身大海。转入凉润的秋季,海面温和了许多,海水的温度变得暖暖的,早晨已经感到丝丝凉意。这会儿的风柔柔的,傍晚从大海深处吹来,把在洋面上的船儿送回家;清晨,离岸风又把出港的渔船送向遥远的水天相连之处。正常年景,天入了秋,掀起屋头高海浪的龙卷风是不多的;就是有,也在那爪哇国闹腾,离铺子湾远着呢。

但要闯印子海,这头儿得顺着洋流向南,沿着流沙岛,穿越狼牙沟,绕开猩猩峡,乘着大陆吹来的强风,扯满帆,把稳舵,快速通过风婆湾。一个有经验的船家,运气好的话,一个对日就能冲过去。这风婆湾平静的时候,海面像镜子,人几乎可以躺在洋面睡觉;要是你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有“沙沙”声在身边晃过,不远处有点云气升腾,你再想扬帆逃离,可就来不及了。铺子湾熬不下去闯印子海的人,大多数都把命丢在风婆湾,根本没机会较劲印子海。

初到风婆湾,风和日丽,海鸥阵阵盘旋,鱼群不断从船舷滑过,海面不时有鱼儿跃出。没有海王堂凶蛮的管家,也没有和自己争位子的乡邻,仿佛来到人间天堂。经受不住诱惑,有的人开始撒网,打算在这阎王殿门口支灶过日子。凡所放下第一根鱼线,打下第一网的船家,再也没有机会活着离开的。风婆湾的鱼很少见过人,呆头呆脑的,不像在铺子湾海面鬼精鬼精的,远远地

就避开渔船。这里的鱼群是跟着渔船嬉戏，只要渔家放线，争先恐后咬钩。你想啊，一袋烟工夫捕的鱼比平常一天还多，怎舍得离开呢。于是，一些船家就把这里作为自己梦想追寻的乐园，着手撒网，放鱼线，准备在这里安家过日子了。

风婆湾东南口是和那八万里洋面紧连着的，湾外洋面温度比湾内高，西北角从猩猩峡谷拥来的大陆风干燥，刮在脸上凉飕飕的，而且是紧贴着海面走，遇着湾流也从东南口涌进来，这两下一碰，眨眼间，太阳失色，鱼虾潜踪，海鸥遁迹，刚刚还平滑的海面顿时巨浪翻腾。毫无防范的船家措手不及，牵挂着鱼线、鱼网的船丝毫来不及斩断重负，就打起了转，更不用说船老大没经验，一开始犹豫不决、心存侥幸，延误时机，眼睁睁桅杆折断被风扯走，一个浪头打来，把渔船抛向空中。顷刻，人被甩离，家当撒落，船旋转着砸向呼啸的海面，分崩离析，所有的美妙希冀转瞬间都化为乌有。

风平浪静过后，湾流把漂在海面上的杂物裹挟着推送到西南拐角处。那里堆积起来的破船板、衣物、藤箱箴篓拥挤在一起，在海浪中起起伏伏。

徐九龄和冬妮驾着“海龄”号在太阳快要落山时驶进了风婆湾。这时的大陆风更加强劲，湾外的暖流没有机会在湾里交会。徐九龄把帆扯满，船首顺着风向，朝东南口飞速行驶。

离开铺子湾已经整整一天，除了晌午嚼几口干饼，喝一罐水，徐九龄不敢丝毫懈怠，就要赶在这当口乘夜越过风婆湾。风婆湾的夜晚最安全，只要船家把东南方向的引航星定准了，不走弯路，约莫四五个时辰就能到东南湾口。靠近湾口，天麻丝亮，张满的帆稍稍有点松垮，这时就要加上人力，千万不要惜力，如若不能赶在日头出来前，驶离湾口来到洋面上，阳光一照腾，湾外的海水温度升高，大陆风减弱，洋流奔湾口涌进风婆湾。船这时就会随着洋流退到风婆湾，船家就是把骨架子拆散也抵挡不住巨大的洋流，那灾难就要降临了。白天的风婆湾险象丛生，“笑面婆婆”随时会张开血盆大口，把一切希望、祈求统统吞进肚子里去。

东方刚刚泛白，“海龄”号就驶进了湾口。徐九龄和冬妮在船的两舷奋力摇桨，人借风力，风催船行，虽速度有所减慢，但船仍然平稳地向前行驶。

可意外的事还是发生了。

就在船进入冷暖海水交汇处时，大陆风彻底隐退，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帆